

新五代史

冊三

卷之五

五

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

歐

陽

修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

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票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

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侘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

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
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
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
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
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
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
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
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
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
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
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
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
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

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

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繆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

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温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州河間人也

王令温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

晉書趙太甚等突發殺魏使在魏城... 魏使至寶川彈丸忽殺其人外史... 下中... 大... 兵... 大...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桑維翰傳維翰之力也○監本闕翰字今增入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一

目錄

五代史卷三十

宋

歐

陽

修

撰

漢臣傳第十八

歐

陽

修

撰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
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
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
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
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
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
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
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
賂市權鬻官諂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

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曦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悵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

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
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薨除其諸子爲官有
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
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
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
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
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
肇怨逢吉異己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
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
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母見業
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
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
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

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驕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

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

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

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

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

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

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

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顧命隱帝

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

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

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己屬州而温不先白己乃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